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三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唐	楓	南	過	萍	高	默	揮	王	投	張	聞
語	窗	窗	庭	洲	齋	塵	餘	照	氏	見	
小	記	漫	可	可	可	新	轄	新	可	見	

林牘談錄談錄記錄錄錄話志錄書錄

宋	王	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王	王	王	范	朱	曾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謙	謙	謙	公	或	慥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	……	……	……	……	……	……	……	……	……	……	……
一	一〇七	一三五	一四五	一七三	二一三	二六三	六八	六八	六八	七〇七	七一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唐語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唐語林八卷宋王譙撰陳振孫書

錄解題云長安王譙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

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為五十二

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

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提要

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

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

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

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

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

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譙之名不見史傳考

書中裴佖一條佖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

宗諱佖則譙為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

世說而所紀典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為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

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提要

二

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為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共為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為二仍為八

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

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

詳為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

失闕疑之義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卷一

德行

宋 王謙 撰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
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
右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
使王璽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
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
姪連名

明皇時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
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
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

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明皇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
或有疾上輾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
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
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
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班白入
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洒掃而樂罷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
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
乎

唐注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為將軍

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

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願長
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
京兆尹閱女子人間驚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
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
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

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明皇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於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於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明皇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頻使給事中韋綢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數四上不為之舉綢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遣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

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勲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輿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襍褻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厯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五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為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舟楫相次商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嗒之人莫知也後商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六

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

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薛氏舅
革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
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
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
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信有清德武之長兄
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

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

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

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

為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

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

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會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
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
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

榮陽鄭遷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
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走兩肩皆
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
遷古怒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
管簪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即僕博勿使刼取債息為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為之稍節有堂弟善感果投許
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
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操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

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衡公慕其淳篤結為親家

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
遊宴微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斂不

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卽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竿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為堂殿金碧坊墁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九

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賦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為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

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折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為首倕生六子一為宰相五為要官太常卿卻太原尹鄆外壺尚書郎鄆廷尉鄆執金吾鄆左僕躬平章事鄆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十

原注鄆及鄆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

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

嘆曰崔鄆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鄆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為然

李尚書蟬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為首嘗為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

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

酒不務歡笑為家諱平故也

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

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啖淚下盈盤竟不食

而離席一坐為惜但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

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牛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十一

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

士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

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向無人置於樞中

瘞於什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

夫并勸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

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竄突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

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

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

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頴游鍾陵自章江入劔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

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頴魯公

之文即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火燃輒焚及其髮姊

曰僕妾甚多何為自苦若是勣曰豈為無人耶顧姊年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十一

與勣皆老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

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

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

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

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湏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繚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朮噉氣導引壽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勲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鄰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主

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為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

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

原注隋後封為鄴公

稱奉則似尊言賜又

似卑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遣齊巴陵王稱餉遂從

欽定四庫全書

唐語林
卷一

古

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廷院列樹白楊將軍契必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

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是塚墓木
非宮室所宜種孝仁遂令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
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
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
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
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
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
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
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
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
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雖
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夷亂德顓頊征之既
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
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

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覺太宗御製碑文
并御書後為人所譏敕令路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
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
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為樂常每勵心
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爾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
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
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
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
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眾與之校量將謂天
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
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
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
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

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孽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天則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卷一

七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止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卷一

六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

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收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即位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五

之明日有獻鵝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為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具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

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

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忽同獵之徒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

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

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為大

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

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林

五

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

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

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

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

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

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

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

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曰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刺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畱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房喬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喬及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喬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喬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喬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喬等不識所守

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开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

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為舍人以此譏之

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為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時裴均為宰相李刑部鄭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遣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門毬場草生何也對

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之笑

鄭陽武網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

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果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蔚宗以諸香品時輩候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